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 校

友 謝伯美 弟 陶奭齡 訂

商濬 陶祖齡 閱

行狀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肅趙公行狀 代從父中丞公

公卒之明年其孤比部君扶服拜跪而請於余曰唯先大夫之獲幸於我公也敢以狀累公幸哀憐

而許之嗟乎余不佞烏能狀公哉夫公國之耆老鄉之耆碩文章節義炳炳照於當代余烏足以知公而能狀之雖然竊自務植交雖於公繼而陪講席聆緒論子姪遂爲所附親知公者宜莫余若也遂爲之狀曰公諱錫字元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於燕曰德昭者其裔孫從高扈始家越郡後從餘姚十數傳至公復從郡城居焉曾祖致祖曷父墳中嘉靖乙丑進士歷仕府吏余識所至著績甚美以廉直屢躋於一時其居鄉斤斤有古道今所稱

濵先生者也以公貴　贈祖父皆如其官母諸氏

贈夫人繼母曾氏　封太夫人公少嚴整好讀

書强骨自立其所是輙不可奪其天性也越俗巨

家子弟即廣人多爲諸生冠服公獨不肯其娶尹

夫人衣巾行禮若田舍兒觀者莫不詫異十九補

邑弟子二十一丁母諸夫人艱哀毀幾殆服除督

學使者蒙溪張公校越首拔公大賞異之且詢所

同學若何人而同學者皆儒童公歷舉以對言其

材張公即引綴諸生後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

於鄉明年甲辰成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江陰令前
令以墨故繫獄公爲委曲解釋之値歲儉殍骼相
望公令貧富得相假借所全活甚衆巨盜許貫者
時出沒剽掠村聚公以計擒之遂往焚其巢賊覘
公空壁往破械突出公預以設伏殲焉自是羣盜
屛息凡郵傳供億遞爲減省雖譏訶繼至竟弗借
也三年江陰大治民至肖像祠事之　徵授南京
江西道御史巡視上江議請防鹽盜流劫江中增
設總兵官於直浙閩已而罷之十九年盜小掠大

倉而鎭江總兵復設議者以爲江淮重鎭遂置爲
定員公言國家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
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
者鎭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
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流剽商船而已豈
不足以煩大帥徵派召募公私煩擾無益有害請
罷總兵官散其軍疏上得請所省財費不訾時軍
興不足部請分遣官屬追徵民間積逋又令民間
得納銀爲錦衣衛指揮等官公抗疏言山東河南

順天河間淮徐之間災役繁重宜酌量寛免錦衣
侍衛　王宮　詔獄之所在此例一開則不問其
人之回邪凶狡皆得入充藥　至尊之體怠肘腋
之憂大不便因劾尚書孫應奎庸鄙不職願賜罷
黜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積逋重役之害宜專選
才力憲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選建撫臣久其
事任皆稱　上意壬子奉　詔淸雲南軍政元旦
日有食之公因變陳疏畧曰日食之變雖曆數可
推未有無其應者至於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在

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以陰盛之類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冒死爲 陛下陳之大學士嚴嵩以奸佞之雄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於巳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於是百

官僭息諸司望風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須美功德比擬不倫　陛下天縱神聖　乾綱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於　宸斷題覆則在於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嵩柔儉奸淡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操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敢露善以厚

正及緒　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飲
尚無不先得故多稱旨　陛下見其小有諍以為
非盡從者而不知嵩取　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
為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
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
請而莫敢不從或佚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
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
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
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

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凡萬餘言極詆其惡 肅皇帝英斷明察臣下莫敢欺而嵩父子善偵伺籠絡諸司巧得 上意所向故以彌縫見幸而言者多列其專肆不能有所信入公疏獨發其隱譎語皆中機竅明鬯婉切一時鮮有及者時嚴氏父子恚甚以緹騎惡逮公行萬里途墜車者再車擠過身上適當坎中得不死至下錦衣獄考鞫公直[illegible]其辭竟除籍歸里方公被繫也有巨賈某者亦坐薄譴在獄中來視公

[illegible][illegible]涕且私語曰公即受拷訊宜爲雙足計誠
[illegible]行六十金者公足全矣公噎曰吾不能謀身而
賜謀足吾又安得金賈歎息去明日榜掠俱下至
足刑則幾寘去時有青衣校數去來公傍若有囑
者則賈既捐賄賄若校矣竟賴其力辭既具賈人
亦先得脫以蚺蛇膽一具來別公謂公曰吾聞中
指欲杖公百已擬票矣吾爲公購得藥可以不死
今贍公遂去終不肯言名氏嵩既盛怒必殺公吕
文安公在內閣知不可救則爲公治後事擬票既

上　上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嘗言吾得有喘息至今皆　先皇帝賜時或感泣而是時公從兄燕美隸太醫嵩疑公在遠必有主授者併捕燕美窮治之捕楚瀕死竟無所言後亦同公釋歸云公初受逮衆議公方在西輿聞之遽投劾去官父子一時罷歸家赤貧衣食不時給春菽酌水庭中甚驩適也公既閒居時從龍溪王先生龍川徐先生紹明文成公良知之學尋究精猛或忘寢食姚江之派獨泝其溪其後宦遊南北講論竟

未嘗輟雖挨歷徵與而教人常以躬行爲本其言易知易行津津乎其有旨也八年居衆議公喪又七年　穆宗皇帝即位奉　世廟遺詔錄諸諫臣起公河南道監察御史未幾轉太常少卿尋改光祿卿故事端午節演龍舟西苑以待　覲幸是歲厲益以雜劇諸戲連旬日不止公因划舟供給上疏諫以爲比者四方災變頻仍正恐懼脩省之日乞勅內侍毋作奇技淫巧以蕩　上意見在蒙演戲劇並一切禁罷又奏折子鰣與蘇松常鎮等郡

曰減　二事至今德之明年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出撫貴州貴州苗夷雜居兼之川湖三省素
難控制其酋安氏握重兵少不馴譁公宣示　德
意安氏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輒內剷
之皆勝息重足三年轉大理寺卿四年七月轉工
部右侍郎十月轉左侍郎適起　園陵故事尚書
總督左侍郎督理事竣咸有　恩蔭公以驟遷不
欲更叨　優典遜督理於右侍人皆稱其難能後
陵殿有圯　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稱萬曆二年

轉都察院右都御史三年轉刑部尚書五年轉禮部尚書六年轉吏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爲輔首慕公譽望嘗欲倚公助己而公挺挺無所依阿在留都聞朝政得失或對客時有所風議江陵聞而銜之公既以考滿復任將乞歸江陵陽挽留而陰令所厚費　伊劾公公遂致仕江陵敗臺省交薦復起南吏部七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至則題御史出差條約著爲絜令至今遵之當江陵之敗也攻之者不息　上震怒籍其家公上言　肅皇帝

時巖嵩怙寵行私其子世蕃大爲奸利　聖祖放逐嵩收捕世蕃而言者猶　恨不巳至謂世蕃有謀叛狀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其時諸臣懼無以上應　明詔則虛上所當籍數而籍之其寔不副則又爲株連影捕旁搜遠取以足之　聖祖以爲此籍世蕃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於無辜之民日久事明世蕃實未嘗有叛狀今居正受　皇上特達之知際遇實倍嵩而復不能深圖報稱自干罪戾臣等何能爲之諱臣等亦爲居正所擯

疏遐處有年今幸遭際　聖明復得拔擢至此原
其私心亦豈能盡無怨恨然爲　國家計義不得
復言其私初抄沒世蕃令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
今居正之罪遷延日久卽有徵藏亦多散滅況今
人心憤恨言常過當而　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
一復有如世蕃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蕃
十分之一　而其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
者臣等又嘗見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
復出身爲國家任事居正自以受　皇上淺知不

復顧念而毅然引爲巳任今又復遡爲懲創則後之爲閣臣者懼矣故臣等以爲欲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寛於既往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閔貸乎一家方是時諸不快於故相戕乎時附之者莫不引繩投石爲名聲開公議皆吁舌而　上怒方甚大臣有以申救得重譴者公於是可謂難矣其後張氏終以　上恩獨得解免公之力也八月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九月　上幸山陵奉　勅居守于

月有崇祀王守仁陳憲章議公謂守仁良知之學不容一日而泯於人心故良知之道不容一日而不明於天下天實啓之以明我昭代文明之盛蓋直繼孟軻之絶而追顔曾之班漢唐宋諸儒似未有或之先者又言獻章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虚立本爲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貞明懿之履抑可謂醇乎其醇者矣其顔閔之流歟疏上從祀之議始定十三年四月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先是通政使倪公光薦積秩久進銜

工部尚書入朝班遂列公左公以非　祖宗制乖
院司之體以語同列而俛公遽上書言之下部議
故有是　命公復言臣初意欲爲朝廷重憲職非
以自爲也并自劾求罷　上眷留班制遂定八月
駕復幸山陵再奉　勅居守明年正月以曾太
夫人憂歸公之再出也名價愈高峻朝士皆占詞
望色以爲繩墨肇戶沓沓公出片語帖不敢搖端
處疑默國事咸倚重焉六年起刑部尚書加官如
故公懇辭者再乃就道方草疏力辭老病未上舟

次潁州疾作數日卒訃 聞 天子震悼加 贈
太子太保諡端肅與祭四壇塋如制公少時頗豪
舉既仕而弇斂沉澹中歲有聞於先儒之學內和
而表樸望之歉如也油如也平居無事常掩室宴
坐對人不輕出一言言則詳緩或竟日未嘗倦尤
諳識故實達於古事皆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
善敗雖至毛細者先定於慮皆不可移惑人有陳
論必虛意聽之令竟所欲言既竟徐折之皆嘆服
至其苦節奇樹足以嚴重於古而未嘗有幾微自

喜形於意色時輩罕及也公蚤失恃以孝事繼母聞巨兄嫂距公齒甚長公奉之若奉父母居家風範肅穆子弟有不雅循者爲端坐對案不食皆相率而化有文集若干卷奏疏若干卷行於世識者謂公論事之文直而不怒詳而有體和雅剴切善指畫情事讀之使人心開意消其劉更生陸贄之流亞與公生於正德丙子十二月初十日戌時卒於萬曆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亥時子女云云將以臘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陽云云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公諱兌字君澤別號環洲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髯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讀既自喜持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巳未連舉順天府禮部試辛酉授兵部職方主事癸亥陞員外郎以母服歸丙寅起補車駕明年爲武選郎中時　莊皇帝新卽位巨璫例乞門廕移牒紛籍至子廕父或丐予他姓公持例多不予分别疏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

以遜奏　聞司禮懼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
爵訛濫吏幸緣爲奸公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
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性曉兵事又都樞地久
屢佐客算料敵奇中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
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公策曰永平完實虜僅
且遯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及茲巳
遁遁而銳師邀其惰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坐失
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儻請弛備無召邊兵後釁
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illegible]

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會一本嘯海上閩師
討之以殲魁撓開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起忽賊
魁真偽未可辨也請覈賞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
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初公鄉薦出新鄭高公門
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抵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
祖道者公單馬送之於野執袂而別遂為執政所
憾諉逐之賴吏部尚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已乃
出為湖廣參議時嶺石有古田之師楚當後戶議
調麻陽兵以遏犇潰供餉不眥公曰賊所從入楚

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犒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過百金數吏之事耳從之庚午移河南京糧道寓治邳城當北虜款貢議起而新鄭再相公居中爲書邊事其納把漢那吉賺誅趙全與定封貢互市決策多倚公辛未陞山東按察副使飭兵薊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騁咸屏伏他走是時北虜新就羈縻畔服無定衆論洶洶宜大總督王公崇古上言臣熟察虜情可保三貢無事此外非臣力所及願朝廷誡飭邊能以臣

不逞於是廷中咸推公材可任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於是始營邊垣自西海冶抵西陽河東西袤若干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於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保障敉官屯率土墉庳惡難保民棲無安宅耕無寧耒公下令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甃而崇之於是胡漢聾然人有恃賴矣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撫皆徙軍駐山後名曰護陵而以雲晉委虜其境東北皆挺出塞外若舒兩臂勢懸而多備公緜龍門所東

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之
落屯之史車二夷者嘉靖間所降納錯居内地故
徙而實焉凡繚垣百六十里墩臺百六十所而陵
寢乃固諸帥皆罷護虜故桀頡娼漢吏而俺答弟
把都兒子黃台吉尤梟悍善戰薄市賞心非父兄
所爲每責俺答輒以私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上不
肯受公思有以震懾之市日俺答與諸子弟去塞
百里而猟其精銳屯塞下將吏皆集其張家口以塡
之公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監旂導直趨虜營

虜錯愕感服乃挺公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寨且犒若可兵下拜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其軍驃而返王公崇古聞之大駭遺書規切公報書言已出有三利虜衆近邊强壯皆集可以悉彼虛實一也彼方恫疑約難堅久今輕騎直往推心置腹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謂中朝無人今以二三將吏親蹈虎穴指撝數十萬之中彼將震駭失冤奉約惟謹三也且俺答在遠營中皆小酋不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謀妄動又非虜法此其智

勇俱失之時僕籌之審矣王公乃歎服初黄台吉
嬖婦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
台吉𢋸衰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孽又
東掠史車就牢於朶顔公知諸子失兵怏怏而父
遠出欲以奇計疎析破弱之扯力克請賞公呵曰
爾父爲歹不畏誅更乞賞爲對曰父暴吾母吾無
如何矣能止暴邊乎公因爲密謀曰聞爾兄弟妹
失職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
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莽布且吾助爾誅布布誅

率爾衆依姑爹羅以牧五路兄弟亦率故騎合於
大成台吉二人素與爾父郄力足抗也爾父歸必
不敢問騎爾長有爾衆矣扯力艮兄弟果殺華布
如公策責酋歸恚甚不復論問於是勢稍衰損公
又使其將邀把都兒而詆之青把都怒絕貢擁兵
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公曰
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祗示弱將生虜心乃召之前
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聲
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乃號泣乞貢而去

自黄酋失衆把都兒死而虜王益惴懼欵益堅貢
市初起制度草略公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
通使之禮我使類用白衣充之至虜庭皆鮮爈隆
重虜使入遇衆遊于途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罷史
館以五銳士夾一虜加扃鍵焉每市賞止酋長墻
外驗票犒給輕重有差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
軍共領之逝而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詳審
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虜習侵盜雖欵服時許於
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公慮之令守者持白梧伏

而何得盜背扁棒而逸之虜以為言使對曰恭訛
賊安問胡漢乾令兩為市而盜乎虜聞皆慚沮一
日有旋風西來公下令曰晚有賊從東方至速備
之是夕盜馬者哈不慎部七十人果入東暗門砲
擊賊遁阿三人詰朝哈阿獻馬請釋俘斬不與掠
我七人以去公命閉關停市告諸部速移營避我
我發兵追不慎矣諸部震懼共追還所掠以不慎
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喇名安執我樵人以要
貨公聲罪於諸大阿乃共收其牧畜千獻之表聞

詔以賜諸部虜益懷服公居上谷久威信著聞虜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之虜性質得恩賜效死力無愛以是公所遣諜雖窮漠皆能鉤得之廷中常毘公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諜力以濟東貴者青把都女也嫁東虜隨其父貢與邊吏言稱其貧公因謀結貴以探知東部事謂貴昆弟每一馬取紬一匹貴凡得紬二千東貴俄獲厚賞出願外感泣去乙亥遼東以虜報大舉聞廷中屬公偵之諜從東貴帳中具知土蠻多生人避痘不爲寇其劣

班兒病不能騎大兵皆糜散徒附邊數小部謀掠坌河以東衆數千人耳始遼師謬謂虜用衆又未知所向晋廣寧以待之及得公報亟以兵趨平虜堡値歸虜捲甲重載踏氷而渡師濟之斬數百級氷解虜溺死無算遼帥以功封公賜金幣而已朵顔操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攻毀鵓鴿峪殺二將軍薊帥皆奉詔切讓貽書問計於公公報曰操蠻罪在不赦今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姑講解以驕之許之加賞以誘

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一創若明章天討情形俱露虜扼險拒命難以得志非完計也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薊門大出師揚聲塞外以明必討宣雲料軍若將合擊而微示意黃酋俾得禽縛罪人許以自贖僕嘗為公任之耳書聞政府謂宜從中策乎以公力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口詔戮於鴉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萬軍多積逋公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時是耕者雲布粟價

賊於中土矣公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賁獲失勇韓
白失謀初至上谷卽盛講而修之造將軍砲百滅
虜砲千三眼銃萬故法以大砲城守其重不可從
也公創雙輪小車挽以十人翼二馬隨營遠涉砲
發而車完又故法楔砲以木人熾之立震死公易
以乾土氣完而不震虜每言中國用砲如忽雷炎
者嘗之能再擊耶器成公列虜使至營觀之砲舉
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癸酉陞右副都御史
兵部右侍郎丙子遷左侍郎巡撫如故戊寅以原

官總督宣大俺酋既老頗佞佛至是將西謁番僧嘗咨於公留旂幟表信而去譯語甚卑虜所道出秦涼塞諸邊皆震聳公與約俾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禁毋近邊公又討虜西且以兵力臣兀刺併有其衆勢益彊盛難馭乃陰求得兀刺亾臣傀學之與謀曰俺答爾仇也比西行名爲迎佛實將徼利於爾爾部小弱誠難與爭鋒若擧衆陽附以驕其志俟其惰而擊之可一戰殲也及虜王過兀刺兀刺供具甚謹以縻驕敵之如公策

虜大挫衂至番酋不歸將與和親公聞大驚曰果爾且續胡斷臂矣乃咨遣人厚遺番部令與虜絕番得餌遂絕婚時俺酋以契召諸部兵將復讐尾刺青把都等不應公策俺酋且疑怒內顧少子以書撼之曰王久播越內變將起願爲爾小子謀使雲中以二萬人出塞四百里樵蘇達於陰山砲聲殷轟虜酋衆皆驚擾驟騎以告俺答即日東還於是衆耗氣衰矣公督撫先後九年府庫克牣積羨金至十九萬兩貲物二萬屯穀二百萬石大倉太僕

罷輸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客饟二十四
萬兩以功增秩者三任子賜飛魚章服皆至再賚
金幣十五庚辰以原官回部居從　上大閱進陣
圖兵略　上嘉悅辛巳復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
瀕行執政詢以邊事對曰速把亥狡黠為遼左患
戕四主帥矣此虜不滅禍未歇也請至薊而圖之
公至益選兵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
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公始塹浚埤高
皆為深壍復曹家砦以捍古北邊[illegible]益設[illegible]師討

求顏瑅兎停其畜馬盡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三月逖師禦速把亥於鎮夷堡爲覆持之虜陷伏中亥中矢隕焉斬首百級大酋八人獲馬百有八十公始謀也露布聞告廟宣捷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査襲錦衣千戶建州夷逞加奴仰加奴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蹂躪內地使逖師討之敗之於曹家谷斬首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凡賚金幣者六賜飛魚蟒至再十一月入掌兵部事數月坐言者力請骸骨疏七上報可歸公負氣好施恥

君積俸廩所入緣手而散罷官至潞河貲用乏絶碎公蘇銀屉匜以資行營宅數畝累歲方就近代爲邊帥貲薄未有比者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踝爲富翁易耳毋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奴徵責訟怨歲且有出守之甚勞存之甚苦今雖稍貧然老蒼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予爲小生嘗侍公坐公爲言讀書養神之道蓋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讀書連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

還集門外予方閉戶就匪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
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公才略膽決殆
天授嘉靖間倭寇會稽鄉民率走匿公時爲諸生
獨聚族結柵以禦之時麻陽兵來戍攫市市人不
敢逆視畏戍如寇公私部勒宗黨數十人戒曰無
傷之聞吾呼第其噪以應衆噪震死麻陽人皆伏
執以告其戍將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始安後家
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illegible]
重先輩謙厚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於人敢自薄

卯時以為有體公以丙申四月廿三日卒年七十
有二先數日遜女於商氏言論英英然也訃聞
賜祭塟如例庚子崇祀鄉賢子女云云予觀隋唐
之盛皆嘗以兵力役服戎虜而其邊臣若長孫晟
郭元振張仁愿之徒綢繆約束威德並舉蓋亦其
得人之效焉方俺酋革面款事新起若虎豹豢牢
閫猨狙被衣冠猙獰杌杌不可以終日然疆牧晏
然兵刃不試若斯之久豈非公之力哉倡端易終
之實難蒙成易始之實難維公踵王方之宏績創

羈縻之始塗遠虎之懲擧內金毀之咽致猶之喜賦芧四三之數雖長孫著聲于司寇郭公遺愛于務而仁賢樹蹟于受降靡以過焉公子有孚列公事如右稍加綴𦂳以俟錄公于幽者

兵部右侍郞古林王公行狀

公諱元敬字廷臣人稱古林先生以嘉靖己酉擧於鄉戌巳未科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廣西司員外郞遷工部都水司郞中出守荆州府以按察副使治兵曹濮尋福建省政還總憲山東陞廣

東右布政使尋爲左入尹應天未至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應天十郡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
行赴京師至汶上忽稱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併
以課上　上溫詔許之而以閣與祖父母父母贈
官任一子爲國子生居十餘年年八十七乃卒公
治許郎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公標國名能知人
期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選公爲曹郎咸稱公所
以治許者執政曰吾固知前許守賢也願以吾郡
煩王公是時先後荆守多賢材品有望實而語清

悃愊無如公執政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
皆繆謹尽行侍坐如大父公至乃講敵禮所請事
有不可輙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宮校士吏置
名籍呼唱次至執政子廼以僮應公曰公子即自
貴而無來就試執勸爲觴者柰何以僮辱上明日
皇恐趨謝公乃聽試　上爲執政治第諸大吏率
驗金助役多至千餘公獨以數金徃始遼王罪廢
議毀王宮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
若太妃何弗聽後竟爲宰相賜宅及江陵没言者

以爲罪更奪宅爲廨知者愈以是多公公性沉篤
挺挺有立而表甚夷悔其爲政心行物附穆如也
沙市有羡稅惟守所用公籍而歸諸公帑江漆瀆
隄漂田廬無算公以公錢築治民不知役江有大
盜曰楊羅所剽賊上下常數千里莫敢呵禁公客
問得其子弟稍馴者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
果感悔自歸卒爲良民及治曹又以謀擒殺大奸
朱學孔學孔者兄弟賊猾外飾車騎爲貴游而陰
主盜挾弓矢四出剽劫積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

誅先是他盜劫漕舟輕賫銀實入公鄉部奉詔司道
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時公攝鄉部事以學孔狀
聞撫臺撫臺喜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公曰
不可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居
無何果得劫漕盜他所撫臺以是益服公詳正方
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公秉憲所
論東省四止六人御史少之公待曰豈可循一時
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時天下奉詔
度田幸溢額爲功能公爲廣東右使獨檄屬縣以

籍為主毋妄增損民間賴以無擾海有蛋賊至逐之而遁將吏更執島人獻諸督府公時攝臬事攷驗知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命悉棄市公知不可復爭故多察覆以緩之及督府被言去因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率是類也然坐是頗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公官不過藩臬而荊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公名益聞乃由京尹驟傾節鉞治吳會吳會新執政鄉郡也其爲時賢所亟得若此公至吳即

劾奏墨吏四人境內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逋單戶彌困公仁聞藹然治不爲毛鷙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題單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公汰之歲省餉數千時盜起江上公治師聚糧兵罷積金十餘萬公分貯四郡而令上下各爲籍相與參伍法甚具代者不知也用之後幾盡竟以獲罪於是公廉譽滋著然公既謝政歸猶用吳中詿誤事奪職至萬曆壬寅公長孫承芳爲通司知事當東朝覃恩乃上疏自理曰臣祖父元

敬向以廉謹自將仰蒙　皇上拔擢濫官貳卿生
平砥礪幸無他過祇緣房副使與張給事訐奏濺
連以致奪官閑住今張已爲顯官臣祖父尚未洗
刷乞如工部侍郎張岳例俾還舊秩癸卯有旨准
復原職致仕先是房君褰以御史爲南京提學公
偶寓書言吳中士大夫某某今長者且有佳子弟
語稱給事及給事都吏垣房已遞副使疏劾之房
不勝恚指公書謂爲給事請托而已不聽故見佐
嫉併露公由公是以獲罪公論惜之及還職之歲

而公卒公生平蹈履繩墨動有尺寸終日淡默如不能語及遇事果毅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歿交遊多引避公持杯酒至西市引滿爲訣郎都水時三殿工起往時商木至率倚牙儈相與侵牟爲蝎蠹公以向書指往受木於潞有辨彩而揖者稱王公姪請以某商木居間王公者時所號三王太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公怒訶曰爾詐也　天子當建法宮王公近臣而令若壞之乎與杖數十聞者皆咋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奔集

公聞立命塞之藩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公報曰涇之矣再至曰業涇之不可啓也嗚呼若王公所謂仁勇者與始公爲布衣歲常授經生徒輒數十人匡坐正容終歲未嘗戲笑年杪罷館相聚飲乃一爲解顏酣暢故所就多知名者其厚重精慤天性也公既耆耋而神明愈强或請養生之道公曰僕非能尊生者也然僕自居鄒後官遊四方隨行老蒼頭數人耳豈是故耶王氏世爲滕人居狹猱淵者自元季惠一公始四傳至公曾祖章章生暐暐

性寬然而行第三族人稱爲寬三公生碩充以孝謹聞宅憂三年未嘗入內室子病瘧瀕危自牖中詢問而已隱居教授饔飧總屬而貌甚怡暢所著有湖南集沒祀鄉賢暐碩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配爲淑人公年十五學於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兄弟一時俱融顯著名譽按察公爲人恢爽而公精約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公生卒　云　云從孫文學贊化撮錄大凡屬望齡稍刪潤爲狀以謁名世鉅公而銘之

江西布政司參政泰寧何公行狀

何氏自國初居山陰之峽山至宮保石湖公始興石湖次子沅溪公鰲繼爲刑部尚書父子世卿貴盛於是峽山之何聞天下峽峰公沅溪公伯兄也蹈禮慕義不樂仕至子近峽公始以祖蔭參佐軍府仕八月而卒於官配沈淑人提四歲孤奉喪南還即公也公幼器量恢然淑人摩其頭曰何氏世樹德不患無官願兒名行如宋程伯淳先生足矣公對曰此兒志也及長就傅畜一雞牀下雞鳴輒

趣誦沅溪公心異之謂曰兒異日當嗣興吾宗及
應童子試欲爲之地公辭非欲毋關問故公對曰
兒始進安敢不謹毋善之爲邑諸生數年去游成
均嘉靖甲子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不利公爲國
子生時江陵張公爲司業賞異良厚後爲相數問
邇人何生若何人以告然公竟未嘗往見萬曆癸
未始舉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三歲就遷
陝西司郎中廣東司所治獄隸都下公挺挺自遂
無所倚請有疑事終夜爲思或呼燈起書所得每

爰書成尚書讀之歎其精審歲大慮囚嘗令盡閱
獄書求可反者時有冤獄部中咸知之而囚故富
家子懼嫌不敢爲雪公曰吾可惜一巳名枉殺平
人耶爲白出之人無敢議者民盜孝陵鹿傷邏者
兄弟三人皆坐死公憐之故緩其獄比邏者傷愈
引訊盜纔一人耳其二人皆得脫盜殺監生潘某
去勢鈌兩趾埋屍牀下旬浹逆旅主人啓戶入臭
達於外吏入檢索得屍以爲婦人遂號曰潘生殺
其妾逭矣法司移牒所在捕生公獨持議曰生巨

姓主殺婢妻不至死其力足自蒙也不宜逋即遁
而盜室夜行主人比皆寧待何日後發覺乎遂逮
而訊之盡得盜狀乃生僕妾爲奸逆旅主人覺而
分其財匿弗告耳於是盡捕得盜斬磔於市聞者
快之公治獄明决然毋私念法司不親檢相常耳
目城司得無有文致非辜者故毋憚獄常徵郄之
令有生路其同官歎曰吾曹固患其郄也以爲非
何丈乃患非郄眞仁人哉南都爲之謡曰執法無
阿海與何海南都御史瑞也公外遷後上元有湍

獄令聽之囚泣曰海公何公若在吾輩寧至此問何公何人具對令乃歎服時潞王出封衛擇良守故以公知衛輝旣而前守餘姚周君思宸爲屬所奏下撫按勘問以公同鄉嫌調歸德歸德又留其舊守再調江西臨江臨江方大饑公至卽汎舟載粟與僚屬分出就聚落泊岸以半直糶之而使里胥傍立察所部受粟者無令譌濫又隨地爲粥廠舂汲薪炊各有主者所役民咸受直令食於官無敢離局逾月而麥登乃已迨秋復大旱公乃步禱

於蒙山之龍緣崖磴二十里以靈水歸告於城隍神與神約守失職神殛守守無罪而旱罪在神俄雷變置流像江水中不神貸左右閧皆失色俄黑雲中起雨一日夜歲大稔明年春公忽移檄下縣謂歲且潦可亟治圩備水工甫畢水至平圩田以無害又議減樟樹永平二鎮榷直商乃大至所入滋益盈及上計以最調福州府方是時倭入朝鮮閩緣海邇倭治兵料食偵諜往返內修守備外破賊椽本皆倚公計畫福清城於山麓不可守公擇

形便從築之郡故無虞公以身所積貲買米三千餘石益請餉金轉糴至四五萬官庾皆滿明年歲饑以倉穀平糶又請豫發軍糧三月米價遂損民陳梅等爲亂劫富家眾聚譟呼噪公先發卒守軍器局而請分兵屯諸巷口身撫諭之遂定福州地逼山海土田墝瘠豐時米石常直金八九錢公嘗上議曰南贛歸瑞諸府米賤石不過銀三四錢耳由贛水乘瑞金縣由陸行六十餘里泝汀州溪順流至福唐石費約一二錢此途一啓福民可長飽

矣後金公學曾撫閩乃舉行其說歟曰此何君首
推功也閩縣令王仰暴卒公心疑之家僮以訃告
公執而訊之曰爾非殺主賊賊爾僮也爾對不實
併殺爾矣僮戰掉叩首泣曰殺主人者三奴也主
人最任質東三奴以不法事被笞時方移閩臨發
念擾曰至閩而治爾三奴懼罪嘗食以斷腸草採
豆芽進之主食之斃耳公受其詞乃縶僮而召令
子廷試謂曰若知父死狀乎廷試曰不知也雖然
適以公召至門門未闢伏而假寐先人若告之曰

豆芽菜廷試弗解也公嘗曰是矣命取所受僮詞
覗廷試捕三奴會官城隍廟中考竟之三奴皆引
伏廷試不勝哀憤手刃殺之事聞於朝有旨原廷
試罪不問著爲令治福三年以奉法不爲權貴所
喜遷長蘆運使廷中譁然公聞命就道福軍民扶
携而送者二十餘里不絕至滄設五綱冊核商去
毅定餘鹽夾帶例寬徵收之罪故事諸商收買及
行鹽之地率聽派撥官吏得持下便蓄爲奸利公
下令令諸商私相推擇各就所便者官討閱給六

程而已又為請戶部諸邊倉掣必以三月至南京關引九月至收賣時而兩收者商大便之始至日商三百七十餘名引額二十二萬解課十七萬有奇三年商籍三倍所增益引十七萬課錢十五萬兩而又以羨甃滄州城刱天門書院處州儁士養殘筆札僕從之費皆具滄大侵則粥民日三萬逾四月乃巳然公強直部胥需求皆無所得會戶部以進課劾三運司運公公以疏辨併以三事為請部臣語塞皆覆奏施行然意常憾公求以困之時

舖官用亟檄轉運司埽棠進奉既發矣援朝鮮兵
二萬五千人出天津將行復檄長蘆速具五萬金
犒師期五日不至以軍興論公計無所出諸商聞
之大感曰使君方困吾輩忍坐視乎一日中輸銀
三萬五日額具卒歡呼解船去聞者皆服平倚事
始芽也海商陳申以其情來告福建撫臣謂申詐
罔繫治之及公爲福州數引申慰勞問訊而陰求
習倭者伍應廉朱君旺等授以策客往薩摩道許
儀後久之平秀吉死陰摩酋義久以密書抵儀後

吉秀吉死狀撫臣以聞公謂與巳裴謀符合而是

時倭叛服無成形上疏曰臣裴知福州時嘗得言

倭事者陳申朱君旺而厚禮之盡知許儀後效忠

中國之心與薩摩君義久報讐於秀吉之志君旺

儀後客友儀後者薩摩謀主也日本六十六國薩

摩最強秀吉役屬之誘其將清正驅兵數萬人頓

之高麗以務其勢而羈其君其心豈能一日忘秀

吉哉裴蔵義久遣親信張五郎至閩按見原任巡

撫許孚遠孚遠與臣謀欲藉久以挑引諸國共圖

平酋令自救不暇則朝鮮不救自全中國不防自
固亦一奇也遂遣把總劉可賢及伍應廉張五郎
等渡海陽作檄書一道諭平酋能兵令之不疑而
陰結儀後使劉義久圖酋自效計甚秘密二十三
年可賢與義久軍師僧玄龍偕來時乎遠與臣相
繼去閩玄龍無可告語事遂寢息使其時臣謀獲
遂豈有今日哉及秀吉死義久不忘本圖啓書告
報臣謂仍宜以倭事屬諸二人令君臣輩往宣朝
廷之威款以爵賞俾懾服諸國召還清正示爲不

僕不叛之臣機會難失願信臣言行其策天下幸甚後播州叛公又上疏言臣自幼至壯凡象緯形勢兵機陣法陰陽技巧靡不究心素有用世之志世受國恩常願圖報播賊作亂臣不勝憤懣願以原官與家僮及吳越勇智士十餘人同赴四川總督軍門少效智計幸而功成不敢受賞皆不報論者或誚公濶迂喜事嗟夫士隱處事括帖俳偶幸而富貴飲疾謔笑糜月費日語公所學若宵蟲之月夏蟲之冰苟利無事就軟煖取膏潤天下有故

縮足斂手惟懼其及者往往噤口舌以弄豪傑之士豈不悲哉當椎事起海內披攘吏武從者或觸罪苦公所處海王地日交關於通灣天津二大閘之間羣小狺然肉視商賈公笑談而拜之置三閘股掌之上頫首向我惟所欲令始羣小奏增鹽稅設總鹽指揮冀盡奪轉運之柄至是商鬻鹽毋直一兩稅銀三分行鹽官報額運司官轉解指揮第邏私販而已繇此言之公材能辦大事也始吏部以癸巳詔書屬郡守縣令有聲譽者爲邏使陰其

權任而任宦者猶徇常故一遷鹽官輒荏苒氣盡
卑阢下交不敢當臨屬禮公獨引掌故坐堂延見
州縣歸然如監司所發秤掣驗放猾不應期會輒
參駁無所避憚其高倨者或不能堪然公廉正不
能有所中也公爲諸生時蒙藉世業家頗饒給及
仕稍稍斥賣以佐宦游至守二郡時産幾盡運司
有給商布價稅三千餘金往時取容務而已公居
長蘆九年錙銖無所染嘗語諸子曰人家昌運不
過百年吾家再世爲正卿吾復繼有祿秩天道惡

盈不忍以禍貽汝輩吾仕益貧庶幾禳解汝業保安子孫耳其所措畫如此久之遷江西右參政兼按察僉事備兵湖西湖西旱災以公力得從改折沿江多盜令籍船戶記所受商貨盜以衰止政治肅然忽移牒請歸遷楚歸六月而病卒公慷慨有大略少與術士雲淵子友爲星歷壬遁兵法形家之學後官南京講學定林明心性之說旁至養生醫卜各儗其旨著聖授圖理數解孫子解證瀛東雜著軒岐新意風水說治生經范子傳其論事善

持大綱爲遠慮龐公尚鵬按浙江議更均徭爲條
鞭聒奪羣口未能決公適以鄉進士旅謁語次及
之公獨斷曰浙法便民而不便官便於民戶不便
官戶卽行宜先奏請然後移文臨以謝命勘以貞
取則與同之口可齊更變之端可杜龐公大喜曰
得君言令人豁然吾意決矣與公兌鎭薊門公詣
之與公語曰三衞爲國恩今議討之何如公爲言
成祖樹置之由與三衞有無利害擾竊細罪不足
議討恐一輕動大虜交援勝負難必殆非完事與

公以爲然事遂罷官長蘆日又陳禦倭之策於鹽臺曰東夷猖獗備禦之計莫急於天津長蘆二十四場起青州至山海延袤千餘里海戶鹽徒皆輕風濤習爭鬬招而約束之不費斗餉而得勝兵十萬此便計也公儲畜宏富志意深廣頓挫冗散未及施用比没識者悲之天性孝友輕施予敦故舊望齡生四十餘年至所聞見實握千百金無所恡者公一人而已公名繼皐字爽熙封淑人章氏生卒子女云云以是歲臘月望日葬憶家傍之陽望齡

從姻婭末數奉公教自謂能知公謹列狀如右以俟採擇

銅仁府知府凝初趙公行狀

嗚呼人之生都無足恃耶强力壯色倏而不居語曰見朋友死而已悲公雅長予一歲耳又素健少病單車出適長訣不覿悲可道哉予年十一見公雅於端肅公京邸中十九而共學建康三十同仕於朝後相與辭秩歸養出處常俱朝言怡怡夕言嘻嘻乃俾予泚筆伸紙傳寫事狀若古之遺耶悲

哉公雅襟韻蕭遠富有才藻能詩工草隷性樂山水而嗜酒數事者亦人人爲之至涉其趣得其解莫公雅若公雅少爲舉子業非其好也塾師日責課把卷强記輒能背誦師怪其捷斬之日若如短販能久居乎及與予同舍時益嗜學閉戶而呻閻排入視之紛披案頭多古文詞賦三蒼稗史之屬予時方事帖括取讀之多不解其語端肅揣知意尚不之奪也年二十五以廕補都督府都事時端肅方掌內臺爲開別邸出入用廉靖有家法稱端

肅愛罷公雅扶侍以歸居一歲還其官遷禮部儀
司員外郎會端肅起拜刑部尚書行至吳門卒
而公雅以是日轍馬行都市忽忽欲墜見吏卒如
物刺者俄而訃聞人以為孝感也公雅生母周安
人先卒而嫡母尹夫人年老既滿父服上疏侍養
不肯仕所以娛樂夫人者百方每佳風日輿母出
游而已步從之所至羞膳隨具夫人小務弟尹生
長於趙公雅事舅如事母也有園在北城戴山趾
名曰蘩陂帶郭面野方塘十畝為飛樓水榭徑道

紆縈蹤蹟花竹朱橋翠亭映綴烟雨公雅樂而居之日本丹歎欲其上自稱曰北郭生方其爲圖也求善繪者經始位置而圖寫之成皆應圖毋植一樹左右爽塏堅伺疏客適安而後止公雅歩有五言詠行於時後有蒹葭小草與明州屠長卿隆吳人王百谷穉登上虞葛公旦曉爲倡和之友讀其詩如秋潭獨照野藕孤芳潚音足尚也夫人沒服滿起補刑部江西司郎中時諸曹積壅補者率員外真官閒無事求得使事歸憩毋舟行學見孝幽

歎曰小別乍逢何爲意態倍妍吾非行四方不知故山之奇也何敝而笑若有與語者居二歲遷銅仁知府畏其遠也欲勿往及導者至言其地山石刻露拔地百仞公雅聞固已色喜又言鄰久無守苗時竊鑄不足誅而官府欲大興衆斬薙之此數萬人者延頸待公而屬也公懼然捫心歎曰吾何惜一行而活萬命乎遂決策往舟及京口登金山把酒眇高臺汲中泠水百甕攜以行曰飲此足澆吾腸矣游之夕而疾作病既侵夜有大聲呼於江岍

者若云亟回首公雅聞之類有省起坐西向拜而逝時萬曆丙午某月某日距其生嘉靖辛酉四十有六耳端肅公方整清約中歲始生公雅而訓厲甚嚴被服布素出入必以命然公雅居庭中亦時有規益人未嘗聞也江陵之一品再考也謬辭爲引避者凡卿臺省連章請留以諛之傳聞留京留京諸卿多曰宜然是時端肅爲南冢卿固心持之未發也而公雅從廨中來知其事以語于兄弟曰此殆不可夜爲書白其父端肅手答稱歎曰不意

汝乃懷此意能爲此言吾喜喜夜不復寐事亦竟罷
時公雅方弱冠矣若人者無他長師一方其施於
政必有可言者而不幸道殞悲夫端肅爲都臺時
任子皆從軍幕出刺郡謂公雅曰吾幸健而家貧
汝姑補外資老母饘粥乎對曰父在見何敢離左
右遂止後出入幾廿年始得遠郡佩符横金而亾
矣悲夫公雅諱淳卿號凝初道人今字謂之端肅
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諱錦謚也自有志傳具載
其系故不詳述焉丁未三月十九日卜厝蒹葭園

之西偏及三子兆且壟交辨文其墓石也庚藉手
以請曰先人有友某者質言無妄人也其質可加
無妄足以信必有名德君子銘以傳示者姑俟焉

廣西梧州府知府丁公暨配張安人行狀

梧州公歿之七年而其子日近成萬曆巳丑進士
先是諸子卜葬公暨母張安人兆吉也卜壤得惠
安之石船山而吉卜期得巳丑之冬十月而吉於
是日近移疾趣歸會葬而屬友人陶某爲狀按公
諱自申字朋岳幼名雲階亦號槐江先卉爲吳人

其始祖節菴公慎者自宋咸淳間徙家泉之文山
里其徙陳江則自仁菴公善始三傳而至逸解公
全爲郡諸生生子三其季爲後吾公惇娶於張實
生公公生有夙慧稍長就塾受經生言顧心不好
好讀他異書數從解篋中搜羸錢私購數帙夜惟
燈竊讀之不敢使翁聞翁後知之弗怪也而所爲
經又工甚輒驚諸生遂以己酉領鄉薦庚戌登進
士舉當是時公與兄雲際雲會同學皆有聲譽而
雲會亦領薦壬子于是溫陵學者推丁氏矣公性

仁惠愛下然有斷割與人折節好禮讓而性伉直矜名義其於聲利泊如也初需選工部管一奉使視埴江右還授南京工部營繕主事以課最封父慱如其官母張氏安人稍遷虞衡郎中時有詔下所司鑄錢中人覬其權往往爲奸利公裁以法不得侵事竣特予俸一等尋擢守順慶治尚寬平郡民素喜訟逮捕相連坐獄繫盡滿公開釋疑滯獄乃虛有一吏家遺田券僞刻印將以識券未果用所親人見盜用之事發覺二人罪俱論死公曰造

者不用用者不造兩坐死非法也悉從末減郡大旱公步禱山川爲文以讓城隍神三日迺雨將未及熟饑殍相望公設法振卹全活無算蓬村民苦饑告糴其姻閉弗予民怒夜劫取其粟姻子訴至官當劫盜罪公曰姻相盜安輕律況又閉之糴乎吾貰若罪秋稔倍輸粟其家民大感服土故有宣撫司長倅皆吉屬其地適爭所部權事聞監司檄公偕倅寧守往鞫會酋擢誅飭兵警備同事者請以介往公曰不可單車馳至壁門酋卒皆解散二酋

具冠服出謁公不許曰吾奉命按若若罪人也即
安以罪服見公愈惶恐謝過事遂平大竹盜起有司
弗能禁公知簿李宗明能召授方略不旬日悉擒
羣盜上其事部使者進簿秩因留鎮撫焉公居平
恂恂然臨事沉毅有計畫人更服其勇略在郡多
所興舉郡前孔道阻江舟渡多覆溺公始為浮橋
若干艘民賴以濟尤敦尚文教時大會邑弟子講
課學宮一時遂多顯達屢延請其鄉大夫之賢者
郡人任先生有奇節屏居不通州郡有司罕得見

其而公獨時時能屈致之監亭令愛贓狎頗露使
者陰屬公訊其狀令懷百金求解公大恚曰令不
愛贓耶此金真左驗矣竟按致之法然終以廉直
不阿逆監司指爲所中調守梧州梧地僻遠異時
官市於民率倚辦牙儈價平直牙儈籍上官賦取
民恒一而歛百公至勑有司平賈貿易不得預旬
梧民賴以甦梧交兩粤督臣開府其地守常爲署
輸尚寶一日役匠入價金數十鋌久之乃覺吏以
自公公佯叱去之他日召諸匠領金自詣軍門詰

匠悉至獨一人稱病不起公召至詰責之曰贋金者爾也即叩首服將搖冠不靖會發兵大剿軍吏率掩取爲功公臨鞫止勿殺以俘徧示閭閻其遺妻子率佃種者悉歸之所活甚衆居歲餘以親老屢求歸養會參政某來監蒼梧欲以示威重令太守懷牘入謁不得從人吏公歎曰吾備位二千石終不能復效掾史持文牘伏謁庭下也丐歸益力未果行俄而母夫人卒自傷宦游不及視母飯含遂絕意榮進將封公年九十高矣公亦須眉皓然

每日問安進食嬉嬉如兒童公既夙嗜古籍迨官
金陵屬曹事簡得益恣心其間南成均多藏書公
悉購致之所入俸薄乃不能給書賈往往斥賣總
繪他物奇艷不與易也其爲文傳情理而發軔成
其家言不肯摹擬古人嘗與人書以謂一代之文
各有至者談今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
也又自叙其集謂其文在古今間文多不具載其
在蜀雖簿領紛遝繙繹未嘗輟篋書亦時有增進
家居搆室藏之顏曰希鄰爲卷者數萬日率蒼頭

理繼帙驅蠹魚嘗曰吾出則連城歸則擁萬卷差足自雄矣所著有芝陵稾行於世晚與鄉之諸先生爲逸老會性不能飲而流連談笑酣暢乃已配張以公貴封安人先公卒爲文祭之曰自安人歸吾父母安其孝姑姒以下安其順乃其性吾獨有不解者溫色柔顔煦煦可親而侍立諸娣屏氣垂眉閒呼則惴惴恐後吾始疑其隘乎居好潔盂三洗而始盛衣不再澣不著牀几屏榻下及磚墁自加滌滌室中無留塵吾始疑其癖歲時賓祭率盤

瘵三夕婦女產期則月不能晏寢未明而呼湯已息燭而視跛門就閣矣獨乏視三四戒厨下無宿火病不能親饌必召至牀前手治而後予進做則復視饌餘臘月不視堂時廵至庖廚見突烟附薪漬水遺殘粒必加譙讓日督童子聽見學舍有燕辟立謳不少貸見祭堂皇之外慮周宗祊之遠者始疑其煩蓋安人殁而後知安人之非隘也瘁也煩也又謂安人事予二親喪葬盡哀祭盡誠自予爲士與官每鷄鳴夙興未嘗不先予起遇晨興夜

燈搆草輒屛跡退不欲前視分寸恩在宦邸所服
多嫁時衣爲命婦不能具一冠若爲頁安人者嘻
斯足以知安人矣蓋公性夷坦多恕而安人𦂳嚴
勦力多所毗益以故公稱爲良友云安人殁之三
年而公亦卒公生卒云云子女云云日近命予曰
孤之言未足以述先君子雖然不敢備也某又不
佞且安能飾一語於公哉謹論次之如右方以備
大人先生採擇焉

寇岩來公行狀

嘗志副憲來公之藏以示友人胡仲玉學憲仲
玉言來公孝友人也其仲處士又賢者中歲其母
夫人病而盲副憲公欲棄㯶不仕處士曰母不幸
失明然更望其子衣朱垂金貴仕當其眼中熒熒
然也而廢官是孤母心弟諸生耳行罷業昏旦相
母去諸生無所悟於母而母養備兄可娶意事主
內慰母堅此再遂也處士之事母也母噫欠必聞
搔足展臂靡不佐恐母脊瀨不樂夜嘗陳說小史
野人語可笑譃者至於倦睡乃退處士故耐博銳

斂於所爲諸生業者也竟坐是廢錮以至於罷而副憲仕多在邊郡恃仲無所還顧得精於職母八十餘乃沒處士髮垂領如縞紵矣侍疾不交睫月餘不懈兄弟柴毀孝感里邑季弟早世副憲公宦遊處士常總其昆弟之政有便利事恒先二家副憲公晚仕黔以賀　萬壽節行道病處士聞之日夜馳赴遇則其病病矣處士禱於神叢夜伏壇側請代死旦而卜之吉疾果稍甦送之渡淮而返然副憲公亦奇重其弟白首相愛愈篤副憲素强直

挺挺自置而處士亦東脩田里無所顧請或笑之

曰君布衣也而效廉何求乎處士曰吾何效是當

然耳蓋仲玉於來氏爲姻家故能言處士之大者

如此後處士有子舉進士選爲庶常迎父就養京

師處士至踰月而卒庶常君以喪歸塟列其遺行

屬予狀於是滋得所未聞事處士少年日諸來率

富樂聚飲浙江滸常馳射爲戲而處士所挽弓石

倍發多命中豪於其朋已而悔之讀書刻苦手所

寫帙至滿一篋晚踆踆退讓邑有獄長吏或不能

決訟者每言願退就來處士處士所左右皆無恨
然處士絕足未嘗一至邑庭長吏既聘熟處士名
又不識其面意彌異之歲迎爲鄉飲賓請數歲乃
造邑人咸聚觀稱盛事處士之佃或家燬謀鬻子
以償佃處士聞而禁之曰完爾子原爾佃其明復
燬又原之如初處士有山數頃里人樵蘇者履斧
歸之如歸其爨也老習醫施成藥躬診視雖賤隸
潰病未嘗辟避有群盜聚謀所嚮或指處士家曰
此貴介弟也其一人心非之曰此長者奈何欲侵

之遂相與穿垣入而大詬以警曰盜來因迸散去
處士晚歲產落而材廉常苦知其必貴毋戒曰貧
味殊首見它日富貴勿忘此味也後乘驛至京謂
其子曰爾入仕版無分寸於國也而父來貲官都
幾數百金若胡以償毋辰與促令入館曰無習偷
惰以荒爾志處士四十時嘗病殆夢神人與期曰
去後三三與會某所至是召廉常君告曰曩神所
期其讖在燕吾生七十有三距夢之夕三十三歲
也吾將往矣疾七日而沒爲萬曆乙巳六月十三

曰公諱經邦字君燮家冏陵西冠山之下故號曰

冠若予病廢業而再為處士公兄弟有述者知其

無愧詞也

先考行略

陶氏始居紹興府城寶自台徙再徙陶家堰起孝

五公再傳至菊庄公諱仲濂始大菊庄生樂淡公

榮樂淡生東皐公諱璇東皐生介菴公諱愫自樂

淡至介菴公壯儒隱素業甚薄然皆以易直方嚴

見愛俾於宗人介菴生鎮江府訓導贈工部侍郎

方塘公諱試方塘生武學訓導贈工部侍郎庸齋公諱[illegible]生先考方塘公爲人曠襟高識能樂其貧窮平居廚突常冷而鼓拍呼唱之聲彌剛至庸齋公尤以聖學自砥言動靡不引繩者當正嘉間文成之學盛其末流或刓脫縱恣公著書名正學演說於博約格致之辨皆峻辯而詳說之大意以黜虛解歸於力行一時言闔學者皆心推之沒祀於學宮先考生而端凝兒時少言笑方塘公絕憐重之以故常從王姚馬淑人眠起淑人故儒家女也

能增誦經書旁通古語常臥先考股腹上口授章
句每言吾孫必大貴恨老不見因誦曰樹欲靜而
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在哀吟久之輒淚泫如是
以爲常方塘公之訓鎭江也先考以愛獨從無何
而方塘公卒於官棺斂不給無以歸丹徒令蔡時
來弔先考出拜客年纔十歲儀度兀然詞對贍敏
公大異之曰陶先生有孫如是寧死耶於是厚爲
賻襚而歸之及稍長內則外傅年十七而賡齋公
猶不令攜文嘗潛與季父亦政公私剏擬之及賡

齋公見始知其能文一日間徧傳族屬莫不驚歎
二十補縣生員二十六領嘉靖癸卯浙江鄉試丁
未再上禮部乃聯賜同進士出身授中書科中書
舍人秩既滿而肩齋公時亦以家學官爵受封獨
封母商淑人爲孺人庚戌選爲南京湖廣道試御
史尋實授奉命巡視下江差滿改巡鳳陽倉時大
將軍咸寧侯鸞擅寵握兵而外挾虜與爲交關言
者多得罪先考不勝憤其疏列其罪力詆之奏曰
上方兩召鸞何宣賜鸞家而疏閣不時下肩齋公時

官武學開之擢有不測爲買黑羊膏之以[illegible]蓋杖大創朝羊皮療之每得愈也疏下報聞而已然明年鸞竟敗人謂是疏與有力焉在南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衆主之禮先君一切屏絕不得通或志乘圖牒當受者皆令於艸上發露紛披方許入册時張宮諭元忭方弱冠寄載而南後謂學齡曰爾公玉雪之稱誠溢茍耳若僕所知則爲眼見諸措此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鬬訟牒滿笈或數十歲不休先考曰山

民爭氣耳此可誘教而雖難以威斷制也每見庭
質輒懇諭之曰此處殊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
可罷不汝竟也其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
且歸令汝父老議之意解即不須來議而未當吾
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先者尤惡惡
之每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
有沈寃巨痛而戮其屍骨即與子弟殺父兄者同
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即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
而尤敏決斷未嘗滯目宿辭下邑民裹米就獄者

朝至冬春於是閣州號為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
即丁官事也始至拜狀期多至數十百紙一二年後
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二人應者初時府
前酒坊假店甚盛人有相驕久之皆罷肆去街衢
如永冷民卑無事多自訴求復業掾吏貧餓終莞
考在郡無一人以贓敗者始雖少堅清考後多得
為小官吏用感慕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
多木商特重其額先考力爭之曰木商販米於外
耳郡米皆產本也議數上得減十五六時議輔冠

甞言參事數有大係先考皆陰爲調度民不知役稱適旁郡者見其上下籍擬戶口皆不與反訝之曰君郡與若等何獨無此及歸取質問始覺所以於是皆歎息曰太爺苦心迺竟不一言吾輩非歸問竟當不知耶入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當是時柄臣子亂政取貨覬吏爲艷啖先考入都單刺而已於是吏民悚懼乃私共斂賄僞爲先考名帖賫獻之既還後有爲言嚴氏贓貨狀者先考堅不肯信曰我是無一文者此妄也其得人心如此郡嘗大

早出禱郎大滷府解火具衣冠拜風反火止郡人
益以是稱其誠信涖事凡四載郡中衣冠無敢私
以尺牍白事苞苴宴會不相往來或謂宜少假借
以通士大夫之情者先考曰彼自無求安用拒爲
無饋安用辭然風貌藹藹襟度汪然見者敬而愛
焉嘗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道而入左右侍者
皆愕然失容先考肅客入座詞色無異茶畢送至
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
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鋐也新安縉紳至今傳之

以為佳話其德量淺遠類然也性本清約於外物無所嗜慕然以處脂不染故特用為郡名聞於天下既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府瀕行父老爭賫持擁門頓首曰明公去徽橐中無徽州一枚錢設鄉中親故從明公乞土宜扇墨何可不應願公納受先考再三謝為受墨一錠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往往有板書爵里供奉於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烝嘗會景藩出封源江而上牽舟者數萬人徽奉檄當以萬人助役遡於湓

先考時已遷九江矣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於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於椒而募人於瀨江瀨江民樂得豐直而椒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於是椒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於是益感激思慕每過祠下必拜生日祝釐於祠大會飲胙仲秋亦然如此者至今四十年未嘗廢民或有冤抑不得直歸自愬像前甚至設籤珓占卜得失亦往往靈驗其賈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太爺安否

望齡嘗以事至嶽所過擁衆艤路皆數日此陶太翁兒故老多就見有淚下者皆有族人適楚地蕎行無所止適過嶽賈問爲何處人曰會稽人也會稽笠識吾陶太翁乎曰是予伯父耳即邀入宿盛具酒肉情款甚周其見慕愛遂至此方先考之至九江也贛賊流刼臨吉兼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俶擾先考大治兵湖口防其突逸適議事安慶還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遂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所坐舟綠斷帆解勢將逼我師射賊亦

斷絲遂盡藏之捷奏賚白金如千當悉將先考陰令人懷關防歷舩尾以防不虞而已端坐督戰愈厲袁三於冠中最爲劇諸將屢討不得至是始平焉癸亥陞湖廣布政司參政分守澧州守巡道於常俸外例有廪給先考第日取蔬肉而已九江發時所積贏至數百兩先考拒不肯受請者曰此法應受也曰郡城惡矣易繕諸及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踰年陞福建按察使無何丁內艱歸丁卯服闋就家中以原官補雲南未行而肅齋公復卒

比滿再補廣東半歲中進遷山東右布政使河南
左布政使時新鄭執政欲爲其省擇長牧僞爲諸
延故驟擢爲河南省錢穀大半以贍宗藩先考給
散以時大得宗人歡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
平手交衡如民間入而羨出而損者許即時面白
之雖錙銖必罪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然
猶羨金六百壬申擢太僕寺卿吏以請先考叱之
去至都一日復遷應天府尹踰歲陞南京大理寺
卿復歲餘改北尋轉工部右侍郎積三品秩滿得

恩典贈蔭如例刑部尚書王公崇古言於朝曰司寇清署請得清德如陶公者於是再改刑部尋轉爲左署部篆數月以精允稱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時刑書吳公百朋請老騰書政府舉先考自代或以告曰公第徐行旬浹可無南也先考聞之促裝遂發後廷論果屬而以三卿皆虛先考去漸遠遂不果禮曹故以俳色長供事先考至罷之有阜隸洗皺綦於衆積貲數千役坊儈道俱畏憚之號爲虎先考廉得狀杖之至斃府江陵爲政言利者

爭爲苛細諸部寺公費皆奉旨蠲革先考謂九列
大臣不稱則宜去不宜過非薄上疏言臣禮曹也
惜費失禮不敢願請益意以諷切當事時以爲得
大臣體傳給事者楚人怙私寵勢傾一都先考時
攝工曹傳數受商人財爲言事及爲沈鈹言先考
皆拒不聽積恚甚先考素孤介自始仕未嘗與要
人通書於江陵爲同年弔慶都絶始猶以時望見
重後廼大憝辛巳京察遂屬言官令寘名拾遺疏
中蔣餘姚邵公陛爲河南道抗言陶宗伯淸德素

聞恐遷怒論江陵怒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耶又言南中自陳疏且至顧公自處且言之無辭復願聲曰等不得因出袖中短帖曰第謄入足矣蓋備所擬也時疏中所論多一時名賢既出皆歎曰今年拾遺疏反是薦賢書也先考歸數年撫按薦疏七上後　朝廷用都御史吳公言復修　先朝養老故事凡大臣以宿望與者皆得賜月米三石與夫四名浙惟吏部尚書張公瀚及先考與焉先考為人內介而外和泛愛而寡與度量廓如喜

怒希見儔居竟日或不過數語然未嘗𠎝人談論
雖瑣猥無味亦欣然聽之不覺有忤其於聲色貨
利如水本淡如雲本輕未嘗干懷乎居自朝至昏
端坐靜默而已雖書史亦不時覽其淵淺簡淡人
不能窺也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父每自外
歸必傾倒囊篋手掏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皆無所
留或言男女皆長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
異頭而同身者也又何間焉官既二十年位至方
岳及居喪皆仰假貸以治塟炊每不繼至貸升斗

貧蓋更備之蔬食六載亦鮮兼味望齡小時嘗見
三翁同案飯惟供鮮菱一枓耳絕無他菜後至卿
寺餘祿皆付債家至挑煑野菜爲常饍家人皆安
焉所居宅惟樓三楹始猶與季父布政公共之家
口既衆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蓋天
性固然未嘗自謂廉也所親嘗問於先考曰人皆
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先考曰吾亦何能異
於人情但生平面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
愧之不能貪耳聞者亦服其所爲德言云詞貌閒

愿劝時人咸指爲䇲及名德既立猶以湻厚長者見稱然臨事應卒才斷甯集京蒞之就封也官寺多拘執所過長吏因艙底以貿取贓金意滿乃得出及過九江彭澤令亦見執先考書粉牌數令恴慢罪若將就考訊者衆諸册中遂獲脫後署刑曹會大審讞決精當事皆夙辦執政謂人曰吾始謂䣊司寇清吏耳不知其才乃若是也既寡言論兼性無矜詡當官之事不及私室稾中疏草亦焚棄略盡至暮年望齡陰使客乘間從容問之語至歲

[illegible][illegible]曰公當時疏作何語先考漫應曰有是耶吾[illegible]忽之矣其不伐如此然竟以是不能詳也先考生卒子女云云　謹具行略如右惟當世作者賜采錄焉

節婦王氏行略

節婦王氏者山陰民沈伯燮之妻也六歲盟於沈數年伯燮病瘋手攣髮墜形色頓異女父母將渝好雖燮之尊人亦謂宜然也時女年甫笄聞之言於父曰沈病始何日乎父不解其指曰初許時佳

兄郎也後始病作聾女曰諱病求婚負在彼既許而疾命也吾聞違命不祥父義其言卒歸之入門煢病已憊至親皆醜之不能正視節婦所以奉事都如婉孌也未嘗少厭怠每曰郎奉當少延吾無憾矣居八年煢竟病死捧其首而哭甚哀觀者曰首危斷無捧也左右咸爲感慟煢無異兄弟子其從應吉年五歲矣節婦聞謂姑曰吾子終非血胤舅雖老尚猶可爲室中何不置人乎姑感其意婆然許之節婦又出簪珥佐費翁遂以買妾生子曰

光五月而光生毋死踰年姑舅繼殂惟一寡婦人
二兒子處耳鬻手而食有饔無飧二兒長又爲資
遣誦讀訓厲嚴切雖幼叔不姑貸也應吉見爲邑
弟子光亦成立節婦年踰六十矣嗚呼男女之際
貌相憐情相死死情非正也聖人猶貴其從一而
終焉雖情死猶之乎禮義也節婦一穉女子未有
衿褵之好抗誓移天以從癘夫其情與貌兼如邪
精意實感枯楊生稊又能化其姒姑以延舅嗣嗚
呼難矣哉

歇菴集卷之十六　終